

CHENGSHI JIYI YU DANGAN

城市记忆与档案

郭红解 邹伟农 主编

学林出版社



CHENGSHI JIYI YU DANGAN

城市记忆与档案

郭红解 邹伟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记忆与档案/ 郭红解, 邹伟农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486 - 0227 - 9

I. ①城… II. ①郭… ②邹… III. ①城市—档案资
料—文献资源—研究—中国 IV. ①C912. 81②G27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010 号



城市记忆与档案

主 编—— 郭红解 邹伟农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6 - 0227 - 9/G · 47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本书对“城市记忆”、“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及其整合进行了研究，对“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的构成及分布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阐明了“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意义、原则、主体、难点及对策，提出了“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理念模式和实施方案，对加强“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书还介绍、总结了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城市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的实践及其经验，并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理性思考。

本书由两辑组成，第一辑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课题成果，第二辑为“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论文选编。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辑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

导 言	(3)
第一章 “城市记忆”概述	(5)
第二章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及其资源整合概述	(21)
第三章 “城市记忆工程”概述	(28)
第四章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的构成和分布	(37)
第五章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意义	(55)
第六章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指导思想	(65)
第七章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难点及对策	(76)
第八章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实施	(91)
附录一 上海老字号企业档案资源调研报告(摘要)	(113)
附录二 “城市数字记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	(119)

第二辑 “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文选

“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综述	邹伟农 李 军(133)
城市,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阮仪三(135)

举办胡同展,实施城市记忆工程	北京市档案馆(138)
树立科学发展创新理念 构建天津特色城市记忆	天津市档案局 荣 华(144)
实施城市记忆工程 服务城市建设发展	上海市档案局(150)
积极探索城市档案馆资源建设的新思路	大连市档案局(155)
青岛市档案馆“城市记忆工程”的实践与思考	青岛市档案局 杨来青(161)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形成与建设	沈阳市档案局(168)
“城市记忆工程”活动的做法与思考	武汉市档案局(173)
重构城市记忆 接续断裂文脉	威海市档案局(馆) 张建国(177)
记录历史 呵护记忆 开发资源 服务社会	苏州市档案局(馆)(187)
城市记忆工程中档案部门与社会的互动	南通市档案局(馆)(193)
举办展览,加强城市记忆档案资源建设	福州市档案局 李运启(198)
开展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做法和体会	柳州市档案局(馆)(202)

第一辑

“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

导 言

“城市记忆”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广义上说,它应该包括城市的历史建筑、档案文献、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完善的“城市记忆”对于城市管理、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具有不可替代的城市“身份认证”作用。

在“城市记忆”所有历史记录中,档案文献是有关“城市记忆”最原始的第一手的真实记录,对于保存真实完整的“城市记忆”至关重要。但是,目前从“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管理的现状看,存在多头管理、资源分散的问题,不利于档案文献资源长期完整保存和全面有效的开发利用。对分散的档案文献资源进行科学系统的整合,既利于“城市记忆”的长期延续,又便于对“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进行全面开发利用,为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提供服务。

本辑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课题成果。本课题着重研究“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问题。现有资料显示,国内外学术界对“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展。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在实践层面上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及“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的建立与整合工作,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工程”的实施大多还局限在城区及其建筑物图像的建立上。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力图阐明有关“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基本理论问题,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主体、原则、方法和措施,形成“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理念模式和实施方案。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是结合《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城市记忆开发工程”的实施,以调研上海地区的“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分布、管理和利用状况为重点,兼顾调研全国以至国外有关城市的相关工作情况,并吸取已经尝试开展“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工作的有关经验,探索“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理论问题,形成有关实施方案,为工作实践提供指导。

“城市记忆”在时间的流程中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的实践也处于动态的状况中,因而课题组的研究只能是阶段性的,存在缺憾和不足是难免的。

本课题的研究是在上海市档案局的组织下进行的。课题成果中第一、第二章由郭红解撰写;第三章由郭红解、刘秀文撰写;第四章由郭红解、李军撰写;第五章由张世东撰写;第六章由李军撰写;第七章由戴志强撰写;第八章由薛匡勇、邹伟农撰写;郭红解负责统稿;邹伟农负责课题研究具体组织工作。另外,徐珂为课题翻译了有关英文资料;附录一《上海老字号企业档案信息资源调研报告》由方琳执笔,附录二《“城市数字记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上海市档案局提供。

第一章 “城市记忆”概述

开展“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首先要对“城市记忆”的概念进行界定和释义。

一、“城市记忆”的提出

“城市记忆”提出的背景之一,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对城市历史文化造成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加速进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城镇的面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而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却面临着沉重的压力。数据显示,1978到2003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①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在以平均每年几亿平方米的面积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②大量古迹遗存、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在城市改造更新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城市空间的异化以及人与物固有关系的突变,已经使城市人群再难体验到位于城市精神家园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③“许多文化名城,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

① 刘琼 吕绍刚:《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聚焦“城市病”》,人民日报2007年6月12日。

② 李舫:《不要让城市失去记忆》,人民日报2003年11月5日。

③ 朱蓉:《集体记忆的城市——城市形态构建的时间观与价值取向》,《华中建筑》2006年第1期。

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至今已难得找到较为完整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地段了。我们的城市,正以远离多样性、差异性和历史文化特色的方式失去记忆。”^①“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自我的历史与文化的凭籍。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深厚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与愚蠢。”^②在此背景下,新闻界、文化界、建筑界、档案图书界有关人士以高度的文化觉醒、文化自觉、文化责任,提出了“城市记忆”这一概念并对保护“城市记忆”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城市记忆”提出的背景之二,是“世界记忆工程”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在中国的推进和实施。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它的目的是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规定的保护和保管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促进文化遗产利用的民主化,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和保管的必要性的认识。“世界记忆工程”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主要是档案文献遗产。因为这部分文化遗产,最容易遭到破坏。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世界档案文献遗产已经遭到破坏或消失。“世界记忆工程”是“世界遗产目录”项目的延续。“世界遗产目录”项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起的,它关注的是自然和人工环境中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如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而“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则是文献遗产,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世界记忆工程”通过鼓励建立地区级和国家级委员会来开展活动。除评选、收录、编制《世界记忆名录》以外,“世界记忆工程”还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就是中国的国家级名录。1996年,由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成立了“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会,开始对珍贵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调查,于2000年正式启动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制订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总计划》(讨论稿),确定、保护、管理和利用中国档案文

^① 唐军:《城市记忆——城市规划中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工程建设与档案》2005年第十九卷第3期。

^② 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上海文学》2007年第2期。

献遗产的系列计划和措施。2001年5月10日至11日,为推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工作的全面开展,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了“世界记忆工程”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申报工作座谈会,由此,“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2001年11月,国家档案局组织成立了由季羨林先生任名誉主任,由在京知名的档案、古籍、史学专家组成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2002年3月8日,国家档案局组织召开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评定通过48件组档案文献第一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2年起申报评定工作定期举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还从各地申报入选的材料中,选择推荐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开展了省市级档案文献遗产申报评定工作。“世界记忆工程”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在中国的推进和实施,唤起了社会对珍贵档案文献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对档案文献的保护提高到延续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记忆”的层面上来认识。21世纪初,不少城市相继开展了以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特别是城市档案文献为目的的“城市记忆工程”,使这种认识进而在实践层面上得以体现。

二、“城市记忆”的研究

“城市记忆”这一概念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明确、固定的表达和界定。虽然,“城市记忆”这一概念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有关实践活动和学术研究也不时涉及、论及这一概念,但不同领域的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赋予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尽相同的,他们是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层面、一定的语境来对“城市记忆”这一现象进行考察、认识和把握的。

(一) 国内“城市记忆”研究概况

新闻界、文化界主要是从文化层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考察和解读。陈宇飞在人民日报《大地》2002年第4期上发表题为《城市的记忆》的文章,认为“城市外在形态的‘记忆性’具有更鲜明的文化命题实质与实在性意义。

从理论上讲,最好的城市应该是属于‘生长型’,而不是‘拼装型’的。生长型城市的发展方式要求它与所处环境完好衔接,也一定在形式上有所继承和发展。建筑学界习惯使用的‘文脉’概念,大致就涵盖了这一价值指向……城市的形态可能会在某些时段中变化较快,但必然有稳定的内在的文化力量,在始终决定着城市的形态,保持文化记忆的延续性,增加城市与生活其间的人们的亲合度,使外在形式不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民族特色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色之间衔接得过于突兀乖张,以至整体形象缺乏‘文化之手’的整合力,张扬零乱,而从根本上破坏并阻滞了城市的正常生长”。李舫在2003年11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不要让城市失去记忆》,认为“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保存城市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城市的记忆无疑是一种复杂的组成。地形地貌、森林水力、河流山脉、居住形态、建筑遗址、公共场所、文化气质、民族情调……这些是形成一个国家和民族认同性、构成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冯骥才在2004年1月19日的《新民周刊》上发表《城市也要有记忆》,认为“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应该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威尼斯宪章》一出来,人们对城市的保护就非常自觉了。保护它,决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便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

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为此,自觉的记忆是现代人类的文明要求与文明行为,而破坏记忆则仍是滞留在一种原始的非理性的惯性中。”2005年10月28日~30日,第八届香港、上海、台北、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以“城市记忆”为主题,围绕“城市历史文物古迹现状及保护政策反思”、“城市记忆与城市空间”、“城市记忆与城市书写”、“传统文化的现代生产与历史文化记忆”等问题展开探讨。^①舒乙在2006年第8期《瞭望》上发表《让城市记忆留下来流下去》,认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正常的城市,各个时期的建筑都应该有,各种年龄段的建筑都应该有”。

建筑界则主要以城市规划、建筑保护的视角来论及“城市记忆”的问题。2003年10月23日,“城市的记忆”主题高层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来自城市规划、文化艺术、建筑界、房地产界代表就“城市的记忆”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主任布正伟认为城市的记忆是由城市环境及其形态的方方面面所组成的,包括城市的地理环境、矿产资源、风景资源、人文环境、城市公共场所、建筑文物,建筑遗址、城市的轴线、城市文化线、城市干道交汇点、城市的总体风貌、公共建筑、城市的构筑物、城市纪念碑、环境雕塑等。他认为“城市记忆为什么会消失?城市面貌越来越趋同,差异性的消失就是城市记忆的消失,这种现象是全球性的,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城市记忆构成元素受到损坏乃至毁灭后而产生的综合性后遗症所致”。中国建筑学会高级建筑师顾孟潮认为“城市记忆是指城市建筑历史依存的环境和信息,城市记忆是城市建筑的丰富宝库,它是以城市建筑为特点的”。^②2007年,王澍在该年第20期《瞭望》上发表题为《保卫我们的城市传统》的文章,认为“中国具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难以相比的悠久的城建史,中国城市的记忆丰富绚丽、散落在角角落落,至今还俯拾皆是,其传统营造工艺历经千年依然具有生命力,这是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最需要珍惜、挖掘

^① 见深圳新闻网。

^② 见中国建筑艺术网。

和发扬的地方”。

而档案、图书界大多是以保护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文献遗产为目的,论及“城市记忆”的问题。张忠凤在《兰台世界》2006年第11期发表《城市记忆建设中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认为“城市记忆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形象表达,包含两方面因素:一是可见的有形环境,如地形地貌、森林、水力、公共建筑、住宅等。二是城市无形的文脉,特指那些没有具体物质形态,在历史上、文化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间风俗、特色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的总和”。钱智勇在2006年第6期《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上发表《基于社会协作系统的城市记忆资源整合研究》,认为“城市记忆是一个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痕,是由一系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源、建筑、街道和文物古迹等历史坐标点串成的,是一个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象征”。2007年11月19日~20日,《中国档案》杂志社和上海市档案局联合在上海举办“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14个城市的档案部门领导和专家与会。会议认为,用“记忆”来诠释档案具有三个现实意义:一是可以增强社会建立档案的自觉意识;二是可以增强公众保护档案的历史责任感;三是有助于档案部门拓宽档案收集工作视野。

尽管当前“城市记忆”的概念运用比较广泛,但真正从理论上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论文较为少见,《城市记忆研究》是其中的一篇。该文从城市的空间形态、功能、环境的意义三个层面对城市记忆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城市记忆即是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历史认识。其中,‘形成过程’的表述概括了影响城市形态、功能等诸方面对城市环境意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及动态演变状况”。论文认为“城市记忆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既定的时间段内,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以及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产生不同的城市记忆,因而它表达了人与环境的综合关系,这也正是我们认识城市记忆概念的出发点”。^①

由上所述,目前人们对“城市记忆”这一概念的理解,比较偏重城市空间

^① 于波:《城市记忆研究》,见《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环境这一要素。“作为人对环境的一种知觉体验,城市记忆同样应该是建立在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认识基础之上的,由于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某一城市空间环境对人来说不具有意义,那么也就没有记忆的必要性了。”“城市记忆凝固于城市空间环境,反映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是人对城市空间环境意义的认识;同时,由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城市空间环境进行能动的改造,因而,城市记忆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这种能够对城市记忆产生影响的改造活动,使得城市记忆的形成既不能脱离以往人们对环境意义的认识,又不断加进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如果脱离以往人们对环境意义的认识,往往使得城市记忆发生记忆的‘错位’,甚至‘失忆’。记忆的‘错位’意味着城市记忆中新的内容脱离了城市空间环境意义在历史发展中所一贯所坚持的原则,‘失忆’则意味着这些新的内容完全脱离环境意义演变的连续性,从而使得城市记忆不能与以往环境的意义保持血脉联系。”^①

(二) 国外对“城市记忆”的表述

“城市记忆”在英语中被称为“Urban Memory”,有时也被称为“The Memory of the City”即“城市的记忆”,而不是像我们国内有些研究者认为的“City Memory”(国内有关“城市记忆”的硕博学位论文,英文标题大多使用“City Memory”)。从有关资料显示,国外许多城市对“城市记忆”也十分关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开展了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

由马克·克鲁森(Mark Crinson)编写的《城市记忆——现代城市的历史与健忘》(Urban Memory: History and Amnesia in the Modern City)一书,收录了9篇文章,对“城市记忆”这一概念给予很大关注。文章以不同视角,通过艺术、文化、建筑和人类意识(Human Consciousness)来研究全世界的当代城市空间,从社会学、建筑学、艺术史、心理分析、文化评论理论等多角度分析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城市的“城市记忆”。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插图、照片、地图和翻拍的艺术品,运用了关键的、创造性的方法深入研

^① 于波:《城市记忆研究》,见《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